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程晉錫

文章正宗卷六

宋 真德秀 編

伯陽甫論三川震國語下同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韋氏曰西周鎬京也幽王在焉邠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在上陰氣迫之使不能升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鎮為陰所鎮營也陽失而在陰在陰在陰下也源必塞地動則泉源塞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冢領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夫天之所棄不過其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遷於洛邑

單襄公論郤氏必亡

晉既克楚于鄢韋氏曰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未將事將行也未行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邵桓公與之語邵桓公王卿士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

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疆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皐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疆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

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軍無計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是

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己民惡其上為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

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右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勝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以義死用謂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責楚包茅）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姦仁為佻（以姦偽行仁為偷仁謂獲鄭伯而舍之）姦禮為羞（羞耻也謂見楚

君而趨姦勇為賊還賊國也姦勇謂逐楚卒夫戰盡敵為上守龢同順義為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順義順王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制朝以序成序次也朝不越爵則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蓋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畔國即讎佻也畔其國而即讎人謂赦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獄訟也王叔陳生

與伯輿爭政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　按左傳成十六年云晉侯使郤至獻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可乎以二書參校則內傳之言簡而粹矣

單襄公論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韋氏曰厲公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錡晉卿郤克之子駒伯也犯陵犯也郤犨見其語迂郤犨晉卿郤錡之族父苦成叔也迂迂迴加誣於人郤至見其語伐郤至晉卿郤犨之弟子溫季昭子也伐好自伐其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

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

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存在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

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履德行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物之名聲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為偏喪有咎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步也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僨高者近危疾速僨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味

厚者其毒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三怨陵誣揜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猶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

子叔聲伯論郤氏多怨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常氏曰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郤犫欲與之邑弗受也郤犫晉卿苦成叔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

立新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胥童之屬為大夫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因民之所惡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怨民所始伐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

季文子論妾與馬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韋氏曰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

曰吾亦願之（願華侈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稂莠（餼秣也稂童稂也莠草似稷而無實）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史蘇論驪姬敗國（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

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亡無日矣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常氏曰女子同生謂後生為娣於男則言妹也驪姬請使申

生處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晉時都絳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儆備於戎翟無耻辱於國也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

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夷吾奔翟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

趙宣子論事君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韋氏曰宣子趙宣孟盾也獻子韓厥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行軍列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朝莫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任公為義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

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鬭旦論子常必亡

鬭旦廷見令尹子常（常氏曰鬭旦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

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頵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

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伺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

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叔向母論娶（左氏昭二十八年夏六月）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杜氏曰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

不嫹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纇戾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

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 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 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尤異 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 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 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敬姜論勞逸魯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韋氏曰季孫康子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脩陽政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脩其事也日中考政與百官

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即就也）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業事也命令也）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典常也刑法也）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儆戒也工官也慆慢也）卿大夫朝考其職（在公之官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庀治也）士朝而受業（受事於朝）晝而講貫（貫習也）夕而習復（復覆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者

先公後私之義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紞所以縣瑱當耳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既織紞又加之以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之覆也卿之内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内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按敬姜及叔向母皆賢婦也故綴其末

右春秋諸賢論說之辭

議論五

王斗對齊宣王戰國策下同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

之抎失也春秋傳抎子辱矣馬能有四馬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近於戲玩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

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按此篇生亂世事亂君之語失之太峻四好之譏亦鄰於戲玩而大槩要有取焉齊策又有顔斶者進說與斗畧同而其言有曰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臣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又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貴寶矣然大樸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獨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此亦名言也以其大體不粹故削之

田需對管燕

管燕得罪齊王(齊人)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黙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鵞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刼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鮑氏曰纒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

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横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

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旤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呉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此下云云皆誘惑燕將之辭非事實也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

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

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絶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

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説也鮑氏曰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得為後人傳録之謬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説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説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横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此史及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黄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鮑氏曰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輦從謂輦出則二人從之）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悖背道也）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留）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於是使人發騶（騶廐御也）徵莊辛於趙（徵謂召索）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

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晩也亡羊而補牢

牢閑養之圏

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䖟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

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鰷鯉仰嚙蔆衡衡香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滘盧集韻滘可為鏃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斲磻集韻斲利也磻以石着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

矣以繳矢從高集翻扻下也如折然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

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内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顔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鮑氏曰謂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収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柳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躰

觸讋請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鮑氏曰惠文王戚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

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令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郤同以巳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補服以衛

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后（媪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乃反耳）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

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

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鮑氏曰觸讋諒毅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强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二士有焉

魏牟對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魏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鮑氏曰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

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虚戻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

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輢車旁也以輦喻故云

趙客論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

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鮑氏曰雍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碨碨如人之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

照天下食於詹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王斗魏年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鮑氏曰史作瑩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令儀狄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口有所御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

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自上觀下曰臨集韻彷徨彷徉彷徉徙倚也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

王稱善相屬

趙良説商君史記下同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説吾治秦與趙良曰反

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堯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兾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樂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

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兾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豈其徵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樂毅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此自敘所以事先王之由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

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

於寧臺臺名大呂陳於元英宮名故鼎反乎磨室當作歷室徐廣曰磨歷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叙王所以辛巳之由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

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

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此結一篇之意而安燕王之心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燕昭王以樂毅為將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

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獘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復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云云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

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

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異辭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不過而願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惡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

間秉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魯仲連責新垣衍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

原君猶豫未有所决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

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

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甞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

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此語不可為訓）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之）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不動又愈激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

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

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

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

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按魯仲連之語不皆粹以其反復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辯可為論事之法故取焉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

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

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絶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説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

卭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

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令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

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
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植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
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葢震海内功彰萬
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
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
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
大夫種然而君之禄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
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其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

能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絶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忘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靁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

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収揚越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呉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越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

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
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
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
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
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
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
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
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

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史記世家下同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徐廣曰呂靜曰鸗野鳥也音龍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戰國故秦

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

也王績繳蘭臺徐廣曰績縈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葢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

功擊趙頋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麗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潽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

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

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徐廣曰一無左字）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修武軹縣有茅亭）邢丘（徐廣曰有平皋）城垝津以臨河

內河內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皐滎陽亦屬鄭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外地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徐廣曰林鄉在宛縣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一云魏山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縣在東平須昌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

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

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按此書於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

蘇秦說六國合從

蘇秦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

後得見説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

迫强趙南近齊齊趙强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

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刼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

咫尺之地以一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

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粮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甞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乗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

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刼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三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

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以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輸肌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

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晉陽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

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

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廹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内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

是六國從合而并力

馬蘇秦為從約長

李斯諫秦王書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産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

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

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粮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按蘇秦游說之士李斯焚書之人其辭雖工不當與正宗之列姑附于此

陳餘遺章邯書

秦二世二年章邯項羽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至軍報曰事七可為者相國

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云

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

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師古曰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粮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水南殷虛上

酈食其說齊王廣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

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揺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

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黄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

行之阸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

隋何說淮南王布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日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隋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見之隋何云云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與項王俱

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歛手曰拱孰誰也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鄉讀曰嚮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

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於身上若言被也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

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劒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

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右戰國策士談說之辭凡十有九事

按鄒陽傳梁孝王令人刺殺袁盎事敗王恐誅思鄒陽言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子行必往見王長君鄒陽發竊於心曰敬諾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

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甍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是時去戰國未遠故談說之士巧於解人主之意如此然陽之言近於正故附焉

文章正宗卷六